

豫东抗战风云

■寒松

第十一回 司令部情报诈日寇 市政府大年收爱徒

总算把两个孩子救出来了，刘敬皇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，真是险中得福。古人云：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刘敬皇年近四十了，没费劲捡回一个成年亲生儿子，也算是今天双喜临门。他怕儿子再出现差错，没让他们住医院，让惠子请来医生在市政府里疗伤治病。宋铁柱把他回来认祖归宗、来到商丘被日本人抓丁、姜涛和刘洪打进保安团使日军全军覆没的事全给父亲说了。宋铁柱试探着问：“爸，你在这当伪市长，我听怀税哥说是被胁迫的，这不是长久之计，要给自己留条后路。”

刘敬皇说：“孩子，你的心思我都明白，为父何尝想当汉奸，我不会做背叛祖国的事，我改名字就是怕污辱了祖宗。”宋铁柱意识到父亲不是汉奸，有争取的可能性，继续说：“爸，你有这个想法就对了。刘洪哥告诉我，无论你干什么，只要能抗战作出贡献，将来都是中华民族的功臣。”

刘敬皇附和着说：“我们现在受日本人牵制，不能过激，说话办事时刻都要小心，你年龄尚小，阅历太浅，以后你哪也别去了，就待在爹身边，爹自当伪市长以来，没有做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，孩子你放心，爹决不会帮助日本人坑害自己的同胞。”

宋铁柱会心地笑了，说：“爸，你给我起个名字吧，我回来了，不能再姓宋了。”

刘敬皇说：“那好吧，你表哥叫柳怀税，你叫柳怀志吧，咱姓柳的胸怀大志。你表哥现在叫刘武才，你叫刘文才吧，一文、一武，等日本人走了，咱再恢复柳姓。”

宋铁柱问：“我爷现在在哪里？”刘敬皇说：“你爷现在在哪里我也不清楚。原来听说1923年吴佩孚命令你爷镇压了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，提升到旅长；1924年直奉战争因没有军饷，将士没有战斗力彻底失败了。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，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李宗仁三方与蒋介石决战均遭失败，冯玉祥的部队土崩瓦解了，冯玉祥成了光杆司令，你爷的部队也被蒋介石打散了，自此杳无音信。”

宋铁柱问：“我爷他还活着吗？”刘敬皇说：“我估计还活着。你爷自小酷爱读书，立志报国。”宋铁柱说：“爸你知道的真多呀！”刘敬皇说：“原来我在鹿邑经商，光顾挣钱，不问政治，现在当市长了，文件、报纸都看得，特别是与日本人打交道，他们那一套更得学会。我想给你请个武术老师，在战乱时期有一身好功夫不会吃亏。抽空再跟你后妈学点简单的日语，给你腾间房子，就在我这里吃住。自你长这么大，我没有尽过当父亲的义务，也让我享享天伦之乐。”

刘文才点点头。亳州抗日纵队侦察连连长肖枫、民兵队队长蒋祥把吕胜、吴能带到队部，纵队司令曹松亲自审问。吴能一到队部，趴在地上就磕头。吕胜毕竟是一营之长，经过枪林弹雨，他知道抗日队伍不虐待俘虏，就往地上一蹲把头一低，来个有问必答。

曹松问：“你是商丘保安队一营长吕胜？”吕胜把头抬起来说：“既然你们什么都知道了，何须多问。”

曹松问：“吕营长，你这次来亳州的主要

任务是什么？”“主要是来看花戏楼。”吕胜狡猾地说。曹松说：“你们的洪团长给你们拿钱让你们来游山玩水看风景来了？我告诉你吕胜，你们在商丘向阳大酒店八个人参加的会议，你们的言行举动均在我们视线之内。你以为会上在座的八个人都是铁杆汉奸，都愿做日本人的走狗？”

说罢，示意肖枫、蒋祥把他带走。吕胜一听要把他交给锄奸队，汗珠子瞬间从头上下来了。他为什么怕锄奸队呢？当时的锄奸队，是一个特殊的抗日组织，只要认定你是铁杆汉奸与抗日军民为敌，不需要请示，随时可以杀掉，可以明杀、诱杀、甚至暗杀，锄奸队当时是汉奸的一个克星组织。吕胜吓得瘫倒在地上，声声哀求：“请长官饶命，请长官饶命！”

曹松说：“吕营长，虽然你做了汉奸，可毕竟是中国同胞，我只是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。现在国共两党合作，全民族团结抗日，何去何从你自己拿主意吧。”吕胜说：“曹司令，我当汉奸是逼的，我和吴能这次来亳州，是言川司令下令，让洪团长派我们来侦察你们的城防，鹿邑、柘城派去的都有人，可能日军最近要攻打这三个县。”

言川司令又等了两天，派往柘城的郝成、杜礼怀至今没有回来。还差一份情报，不能拟订三个县的全面进攻计划。打电话叫来井勇一郎共同商量。

井勇一郎先看了鹿邑的城防图，因为他去过鹿邑。但他对亳州的情报持怀疑态度。情报出于伪军之手，可信程度有多大？要是其中有诈，据此情报拟订作战计划后果不堪设想。井勇一郎向言川司令提出，情报应严格审查。

保安团团长洪百金接到言川司令打来的电话，他的部下吕胜、吴能、夏超、孔居探取情报有功，让他带着四人去司令部领奖。言川司令特意在司令部为四人开了个授奖大会。

言川司令用日语讲了他们的英雄事迹，井勇一郎当了临时翻译。言川司令讲完话，井勇一郎说：“下边有保安团一营吕营长向官兵介绍他们去亳州探取情报的经验。”

台上的吕胜一听，心里一惊：“给老子来这一手，啥是介绍经验，对老子拿回来的情报不放心而已。”他往前跨一步行了个弯腰礼，说：“我叫吕胜，是保安团一营营长，受言川司令的重任，奉洪团长之命，我与吴能去探取亳州的城防情况。因为人生地不熟，一到亳州，我就跟吴能商量，先不要急着弄情报，找个安全的地方住下来。在旅馆里有一个本地人，吃饭喝酒时有几次我替他付了钱，最后成了好朋友，我问他日本人快打过来了，咋没见你们的城防部队呀？他才给说了亳州的城防情况。至于经验就八个字：胆大、心细、投机、取巧。具体情报在这里不能透露，我已交给言川司令。”

吕胜说得滴水不露，井勇一郎无法挑剔。井勇一郎让夏超介绍去鹿邑的经验。夏超介绍完了，井勇一郎也没有找出破绽。下边颁奖仪式开始。

吕胜、吴能、夏超、孔居都站在领奖台上，由言川司令亲自授奖：每人一把勃朗宁手枪。

井勇一郎说：“试枪仪式开始！”突然从旁边屋子里拉出四个人，五花大绑，嘴被封

条贴着。井勇一郎说：“这是五天前被我军抓捕的亳州、鹿邑抗日纵队的侦察间谍，经言川司令批准，对其执行枪决，奖励给保安团四位侦察英雄当作试枪活靶，每人一个，同时执行。”

四个人都吓坏了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心想刚接受抗日纵队的教育，一回来又杀自己的同胞，真是罪上加罪。但如果不动手，仍是死路一条。就在这时，被绑的四个人中，有一个可能被绑得不舒服，脚往旁边伸了伸，把裤腿盖住的脚面露了出来，被吕胜一眼瞅见了，穿的是日本军人特制的绿色军袜。吕胜意识到被绑的不是中国人，是言川司令、井勇一郎对他们的情报不信任，搞试探的。

吕胜说：“兄弟们，这是皇军长官给我们的最大奖赏，我喊一二，同时射击。”说着话对另外三个人丢了个眼神。

吕胜喊“一”，四把手枪全部上膛。吕胜喊“二”，四把手枪同时射击。只听“咚”的一声响，四把手枪枪膛里同时冒出一股烟，根本没有弹头。对面站着的四个人，不但仍然站着而且全松了绑。

四个人会意，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放抬腿就走。洪百金也明白了，我们冒着生命危险，费尽辛苦，到头来还是落个不信任。

井勇一郎这一招又失败了。他把洪团长拉到屋里说：“洪团长，今天本来是是个庆功的日子，发生点不愉快，不要介意。情报的真伪关系着大东亚共荣，不得不这么做。看来他们的情报很确切，你把奖励给他们带回去，每人一百块中国大洋，一把手枪，好好做做他们的工作，不要为此耿耿于怀。多一百块大洋是奖给你的，把他们几位好好招待一下。”洪百金拿着五百块大洋，四把手枪回到了保安团。

根据情报拟订作战计划，决定先占领鹿邑。鹿邑位居三个县的中心，只要占领了鹿邑，亳州唾手可得，柘城不攻自破。

两个人在作战计划蓝本上同时签了字，等待冈村宁次长官批复后实施。南关路西金秋茶馆生意不减，老板韩君吾迎来送往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突然进来一个年轻人走向前说：“老板，我买五盒哈德门香烟。”

韩君吾抬头一看这个后生他见过，随口说：“哈德门香烟不够啦，有三炮台的。”

“我的钱不够，三炮台的只能买三盒。”对上暗号后，刘文才跟着韩君吾进了里屋。

韩君吾问：“你有什么事快说。”刘文才说：“我是鹿邑抗日纵队的，我现在的名字叫刘文才，市长是我亲爹，他想给我找个武术老师，我想请你帮个忙找个咱们的人，我觉得这是个大好机会。”

韩君吾问：“找着后，如何与你联系？”刘文才说：“我把电话号码给你，每晚七点三十分给我打，这个时间电话一响，我就知道你打来的。”

刘文才走后，张大年来了。张大年是这样的常客，隔三差五就来这里探听消息。韩君吾让张大年到了里屋说：“大年你来了，我正想找你呢。”

张大年问：“什么事？”韩君吾说：“刘敬皇有个儿子，叫刘文才，是鹿邑抗日纵队的交通员，刘敬皇想给儿子找个武术老师，这是个好机会，我看你去最合适。”

张大年说：“没听说刘敬皇有儿子呀，听说他有媳妇，被人拐走了，多年未娶，最近与一个日本女人结婚了，结婚那天我也在场，借此机会我还警告了他，我的镖还留在他那里一支呢。”

韩君吾说：“文才刚才来了，他想借刘敬皇给他找武术老师的机会，让咱们的人进去一个，他在刘敬皇身边可能有任务，想找个帮手。如果你能在市政府里住下来，对咱们的情报工作可大有好处呀。”

张大年说：“我必须回去请示王团长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我后天就来报到。”

第二天张大年就回来了，告诉韩君吾团长同意了。刘敬皇对武术老师很尊重，亲自带着儿子来到金秋茶馆。

韩君吾指着张大年说：“这是族上小弟韩大年，自幼尚武，酷爱武术，多年来一直闯荡江湖，今逢乱世，前天才回来，正巧撞见贵公子也想习武，我弟能帮助市长公子习武练功，也算他的福分。”

刘敬皇说：“我知道练武之人都性情豪爽，今后，我把文才交给韩老弟，请严加管教。今天中午，我要为儿子举行拜师仪式，请二位兄弟上车。”

韩君吾说：“刘市长，你与大年坐车走吧，我就不必再凑热闹了，这店里一刻也离不开。来日方长，抽空我去市政府拜见。”说罢起身离去。

三个人回到市政府，刘敬皇郑重地摆了香案，让儿子刘文才给张大年行了拜师礼。中午安排了一桌酒席，为张大年接风。后院腾出一套房子，刘敬皇让人打扫干净，让张大年住了进去，又给张大年办了一个市政府签发的特别通行证，在商丘除日军严禁的地方外，可以自由往来。

刘文才想知道新拜师父的真实身份，晚上去了师父的房间。一进屋，看见师父正在闭目养神，怕惊动他，慢慢地退了回去。“文才既然来了，为何又走？”张大年说。刘文才心里想，练武之人就是与常人不一样，我根本没有发出声响，他就知道是我来了，真不可思议。

刘文才说：“师父，我来是想问问你还需要什么，是否习惯。”

张大年口中念道：“岳飞卫国堪忠良，志捣黄龙梦一场。命丧汉奸秦桧手，民族大义万古扬。”

刘文才一听师父念诗，心里明白了，他嫌父亲刘敬皇是伪市长，是汉奸。走上前去说道：“师父，你的诗意我懂。”

张大年说：“既然你懂，给我解释解释。”刘文才说：“师父请放心，岳飞就是我的榜样，你让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。”接着他把自家的事全部告诉了张大年。最后问：“师父，你的真实身份能告诉我吗？”

张大年笑了笑说：“我是商丘市市长儿子的武术老师，叫韩大年。”刘文才说：“我想知道之前是干啥的。”张大年说：“火山头上走，死人堆里歇，饥餐胡虏肉，渴饮匈奴血。”

刘文才说：“师父，我知道你是抗日英雄，但你的真实身份我想知道。”

这时候，从外边传来一个声音：“想知道真实身份，到日军宪兵队里再说。”

张大年、刘文才两个人心里一惊，才知道窗外有人偷听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（节选自《豫东抗战风云》，未完待续）